

國朝漢學師承記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兩漢經學所以嘗算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尙未起也老莊之說感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聽穎特達之文人以己之說傳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

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有束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者豈如朝立一旨暮卽成宗者哉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于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

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元又嘗思

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爲橫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卽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份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

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奧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歲戊寅除夕阮元序於桂林行館

國朝漢學師承記目錄

記之一

閻若璩 張碧 吳玉搢 宋鑿

胡渭 黃儀 顧祖禹

張爾岐

馬驥 王爾齊

記之二

惠周惕 惠士奇 惠松崖

沈彤

余古農先生

江良庭先生

褚寅亮

記之三

王鳴盛 金日進

錢大昕 錢塘 錢坫

記之四

王蘭泉先生

朱筠河先生

武億

洪亮吉 張惠言 臧琳

記之五

江永

金榜

戴震

記之六

盧文弨

紀昀

邵晉涵

任大椿

洪榜

汪元亮

孔廣森 李文藻 桂馥

記之七

陳厚耀

程晉芳

賈田祖

李惇

江德量

汪中 顧九苞 顧鳳毛

劉台拱

鍾襄

徐復

汪光曦

李鍾泗

凌廷堪

記之八

黃宗羲

顧炎武

附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

國朝漢學師承記目錄



先王經國之制并田與學校相維里有序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家室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所以耕夫餘子亦得乘耒橫經漸詩書之化被教養之澤濟濟乎洋洋乎三代之隆勳也秦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聖人之道墜矣然土隱山澤巖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於世漢興乃出言易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公培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禮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自茲以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師賈服之外咸推高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為前修後生未之敢異晉王肅自謂辨理依經逞其私說偽作家語妄撰聖證以外戚之尊威行晉代王弼宗老莊而注周易杜預廢賈服而釋春秋梅賾上偽書費越為義疏於是宋齊以降師承凌替江左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尚知服古不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青齊間有諱習之者而王肅易亦間行焉元凱之左氏但行齊地偽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為古文皆不為當時所尚隋書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知言者哉唐太宗挺生於干戈之世創業於戎馬之中雖左右囊韃櫛沐風雨然銳情經術延攬名流即位後繼正五經頒示天下命諸儒萃章句為義疏惜乎孔冲遠朱子奢之徒妄出己見去取失當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馬鄭而信偽孔穀梁退彙氏而進范甯論語則專主平叔棄尊彘而賈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礫不亦慎哉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如歐陽修之詩徐明復之春秋王安石之新義是已至於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視如糟粕棄等弁髦蓋率履則有餘者鑽則不足也元明之際以制義取士古學幾絕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於帖括以講章為經學以類書為博聞長夜悠悠視天夢夢可悲也夫在當時豈無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哉然皆滯於所習以求富貴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也我

世祖章皇帝握貞符膺圖錄撥亂反正伐罪弔民武德定四海文治

垂千古順治十三年

勅大學士傅以漸撰易經通註以永樂大金繫元蕪陋刊其舛訛補其闕漏勅為是書頒之學官
 聖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遺孽親征西番裁定三藩永清六合然萬機之暇棲神墳典悅志藝文闡五音六律之微稽八經九章之術天寶睿知典學宏深伊古以來所未有也康熙十九年
 勅大學士庫勒納等編日講四書解義日講書經解義二十二年
 勅大學士牛鈕等編日講易經解義三十八年奉
 勅撰春秋傳說彙纂五十四年又
 勅大學士李光地等撰周易折中六十年又
 勅大學士王頊齡等撰書經傳說彙纂又
 勅戶部尚書王鴻緒等撰詩經傳說彙纂凡
 御纂羣經皆兼采漢宋先儒之說參攷異同務求至當遠紹千載之薪傳為萬世不刊之鉅典焉
 世宗憲皇帝際昇平之時威寧之世未明求治乙夜觀書雖風通三乘然雅重七經即位之後即刊行
 聖祖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書經傳說彙纂皆
 御製序文弁於卷首又編定
 聖祖日講春秋解義雍正五年
 御纂孝經集註折衷羣言勅為大訓推武周達孝之源究天地明察之理故能心契孔曾權衡擊駁也至
 高宗純皇帝御極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則著定十全文德則旁敷四海富既與地乎侔皆實乃與天乎比崇威德日新多文日富乾隆元年
 詔儒臣排纂
 聖祖日講禮記解義十三年
 欽定周官義疏禮儀禮義疏禮記義疏二十二年大學士傅恆等奉
 勅撰周易述義詩義折中三十年大學士傅恆等奉
 勅撰春秋直解於易則不涉虛渺之說與術數之學觀象則取互體以發明古義於詩則依據毛鄭溯孔門授受之淵源事必有徵義必有本隨說武斷概不取焉於禮則以康成為宗探孔賈之精微綜羣儒之同異本天經地經國坊民法備矣於春秋則取三家之精華斥安國之迂謬闡尼山之本意洵為百王之大法也經學之外攷石鼓辨大昌用修之非刊石經滿開成廣政之陋又刻

御製說經文於大學皆治經之津梁論古之樞要所謂懸諸日月煥若丹青者也於是鼓篋之士負笈之徒皆知崇尚實學不務空言游心六藝之圃馳騁仁義之塗矣我皇上誕敷文教敦尚經術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天下之衆鄉風隨流蔚然興道而遷義家懷克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詠猗歟偉歟何其感也蓋惟

列聖相承文明於變算崇漢儒不廢古訓所以四海九州強學待問者咸沐膏我之雅化汲古義之精微縮紳碩彥青紫盈朝絳被巨儒絃歌在野擔簦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可謂千載一時矣藩綰聚讀書授經於吳郡通儒余古農同宗良與二先生明象數制度之原聲音詁訓之學乃知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朝之專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

本朝三惠之學感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歛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日暇日詮次

本朝諸儒為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國史之採擇嗟乎三代之時醇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魏晉以後左右邦家咸取才於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偶時來得策各廊廟若數垂運糾縱學窮書圃思極人文未有不委棄章澤終老邱園者也甚至飢寒切體毒螫膚益仕無門簞屨入冥雖千載以下哀其不遇豈知當時絕無過而問之者哉是記於軒冕則略記學行山林則兼誌高風非任情軒輊肆志抑揚蓋悲其友麋鹿以共處候草木以同彫也

閩若璩 吳玉樞 宋 黎

閩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明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世科愛之常抱置膝上摩其頂曰汝晚文其為一代儒者以光吾宗乎若璩生而口吃性純六歲入小學讀書千遍不能背誦年十五冬夜讀書杆格不通憤悱不寐漏四下寒甚坐沉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年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皆折輩行與交若璩研究經史寒暑弗懈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所居之柱云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即疑二十五篇之譌沈潛二十餘年乃盡得其微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其說之最精者謂漢書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

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汜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爾雅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葵罔命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汜汜九共典寶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汜汜九共典寶肆命諸篇皆注曰逸逸者即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直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宅蠲奪鄭作宅蠲鐵味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剛則剛刺鄭作贖宮剛對頭庶刺與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此造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後碑則以傳敘為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別為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政堯典禹貢出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子子子履以為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誓亦不云與湯誓小異然則子子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誓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言約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夸族之刑即苗氏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偽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秦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諸賢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書虞舜在上禹繼征有苗安得有會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過壯者不校勿敵數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為本如此安得有火炎豈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

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己是月之二十八日後繼以癸亥甲子
是為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
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
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
篇中多載後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諫
合皋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皋陶謨之半為
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耶其辨孔傳之偽云三江
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為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
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
人作偽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
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魏明帝乃取家語孔子曰所
謂信而有徵矣康熙元年始遊京師合肥龔尙書鼎華為之延譽由
是知名旋改歸太原故籍為廩膳生崑山顧炎武遊太原以所撰日
知錄相質即改訂數則炎武心折焉未幾出遊臺島與陳秀才壽善
一女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
試不第留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疏反覆論難疏著五服攷異成若璩
糾其繆疏雖改正然護前轍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
若璩聞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言禮之喪服也蕭望之
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為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
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哉崑山
徐贊善乾學問曰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曰按雜記會申
問於會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會子次子也禮弓子張死會子有
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沒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會
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會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會子問一篇正其親在
時也乾學嘆服三十一年客閩歸乾學延至京師為上客每詩文成
必屬裁定曰爾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所及也合肥李公天觀
亦云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乾學以尚書歸里奉
勅修一統志開局於洞庭東山既又移嘉善後歸崑山若璩皆從事
焉若璩精於地理之學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
讀書當論其世子謂并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蓋使然友
之鄉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方知故滕國城在今縣
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
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即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六卷釋地餘論一

卷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攷一卷晚年名
益著學者稱為潛邱先生
世宗在潛邱手書延至京師握手
賜坐呼先生而不名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
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為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移居城
外十五里如臥床實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二年
六月八日
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輓詩四章有二千里路為余來之句後為
文以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若璩以諸
生而受
聖主特達之知可謂得稽古之榮矣平生長於攷證遇有疑義反覆
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東海公邸夜飲公云今晨直
起居注
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
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
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為請而
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
即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
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
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多否少可謂
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而已如李天生謂
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之黃太
冲顧寧人然論受之則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論太冲則曰太冲之
徒聽待訪錄指其繆訛不一而足指摘曰知錄一卷見潛邱劄記中
藩聞之顧君子云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
業聞若璩名則若璩常執贖崑山門下然若璩所著書中不稱亭林
為師豈亭林沒後遂省其師耶所著古文尙書疏證四書釋地孟子
生卒年月攷潛邱劄記行於世子詠亦能文同時山陽有張昭者字
力臣隱於賈受業於崑山顧炎武究心小學有遺機漢隸字原校本
攷曰自隸變篆以就省而碑版各家可以隨意增減點畫改易偏旁
好異尙奇貽誤後學今悉準之說文於漢隸字原中取一正體以朱
筆標出之或破體而不至背正體者亦標出之其雖無當於正體而
近是者亦點出之其全譌者則據說文駁正之其本碑不誤而字原
抄寫致錯者亦校正之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若辭受之辭則從

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懷若裹抱之愈則不從心而裹袖之愈又別焉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學字也論氤氳二字曰以篆法當作豐靈而隸無靈字故借為烟煴又借煴而為煴若氤氳乃俗字而絕亦俗字也論離字曰離之為離猶雜之為雞本一字而彫則琢也今反歧離與鷓為二字而系離與彫為一字謬之尤者也論華字曰古作華通作華宋齊以前無花字北朝魏齊之交始有之論彊字曰彊者弓有力也強則斡也非彊也論累字曰繫纍之纍省而為累非積累之象論序字曰序之序是學名非次敘之敘論艸字曰艸乃象形若草則斗櫟實也別為一字論氣字曰凡天氣地氣之氣皆氣也如米是氣稟之氣今妄以氣為氣而加食字為饋贅文也論俊字曰千人之材曰俊若禽則肥肉也四乃弓之橫體引弓射佳故曰得雉非俊也今加人於雉旁通以為俊謬之大者也論黻字曰黑與青相次之文市則上古黻前之皮其字象形市之重文曰黻非黻也後世如艸於市為蒂非也又改章作系為紱亦非也漢人不曉妄用之宋之米元章名帶而通書作黻皆誤也其書之大略如此力臣雖不知古人假借通用之說然謹守叔重之書辨鄉壁虛造之字其學識遠出戴侗楊桓之上矣雅好金石文字遇荒村野寺古碑殘碣埋沒榛莽之中者靡不推拓書登焦山乘江潮歸壑往山巖之下藉落葉而坐仰讀感鶴銘聚四石繪為圖聯以宋人補刻字證為類况書援據其核力臣書法唐賢世稱能品為炎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今世傳影本是也方臣之後有吳玉搢字藉五號山夫攷古書文字之異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系類編次各注所出為之辨證著別雅五卷亦癖金石與力臣同嗜作金石存十卷乾隆年間遊京師泰大司寇憲田延至味經軒中校定五禮通攷後以廩貢生官鳳陽訓導卒又有安邑宋半塘者傳潛邱之學半塘名鑿字元衡世居運城生而穎悟善讀書乾隆甲子舉於鄉戊辰成進士銓授浙江常山縣知縣三年調鄞縣莅鄞七年以廉能升廣東南雄府通判署連州又署澳門同知又署潮陽縣所至有政聲士民立生祠頌遺愛焉以親老告歸囊無長物攜書數千卷而已歸田後第某為確山令馳書招之至確山卒於官署半塘湛深經術尤精小學以潛邱古文尚書疏證文詞曼衍而不爾雅重輯尚書攷辨四卷書曰經義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而訓詁無據矣說文解字乃小學之祖也取而疏之治經者其有所津逮乎採經史方言釋名玉篇廣韻水經注諸書為說文解字疏詳贖

辨博又益以附借備三門如水部沛字本遼東水名附訓為澤借訓為大為什此皆見於經傳者若見於史者如漢書禮樂志沛沛師古注沛疾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沛然改容師古注感動又大人賦沛艾馭注張揖曰沛艾馭馭也則謂之備也此乃宋氏一家之學附者說文無此訓以經注訓附益之故曰附至於借例與附益無二又非通借之借意當時必有一說以處之不可得聞矣又有易見尚書彙鈔漢書地理考詩文集藏於家子葆淳字帥初一字芝山乾隆甲午優貢生癸卯舉人隰州學正以例授國子監助教學問淹通工詩古文詞性愛金石隸書行楷山水皆入能品傳其家學時陽城張古餘太守與芝山友善太守名敦仁古餘其字也乾隆甲午舉人乙未成進士戊戌補應

胡渭 補應

胡渭初名渭生字肅明一字東樵世為德清人曾祖父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有政聲工古文與歸有光齊各世所稱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啓甲子舉人渭生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雖遭顛沛猶手一編不徹十五為縣學生試高等充增生屢赴行省試不售乃入太學書館益都馮文毅公家渭潛心經義尤精輿地之學崑山徐尚書乾學奉詔修一統志開館洞庭山延渭與黃儀子鴻願祖馬景范闡若璩百詩分郡纂輯因得博觀天下郡國書又與子鴻觀摩相善而問學益進焉渭素習尚書禹貢謂偽孔孔沖遠及蔡沈於地理皆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庚仲初之言不足信浮於淮泗達於河河當從說文作南榮波既豬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而為一因足疾家居博稽載籍及古今注釋攷其同異而折中之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成禹貢雖指二十卷雖指者取莊子秋水篇斥管窺天用錐指地之意言所見者小也又謂禹貢山川非圖不明而漢承平中賜王景之圖及晉司空裴秀之圖皆亡宋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世無傳本而合沙鄭氏東鄉禹貢二十五圖世亦罕觀且於郡國山川未能精審先儒舊說與經異者不能釐正乃據九州五服導山導水之文證以地志水經參之傳紀計里畫方為圖四十七古今水道山脈條分縷析聚米畫沙如身歷目擊者矣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為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江一

章備改歷代決溢改流之跡論近日淮黃之勢云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濬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溢高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山鹽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為禍尤烈近日治河乃逼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寧歲非治河治漕也設會通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家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隄增卑培薄更於低處創立遙堤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非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渤海不煩人力也其說可稱卓論豈不通時務之迂儒所能哉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即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哉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為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睹而間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說為之害也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以擊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其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創為白黑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為圖矣且謂洪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元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為五紀之傳移皇極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為五福六極之傳其害三也作洪範正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真七卷言格物致知之義釋在邦畿章內本無缺文無待於補其議論之正可謂通儒矣康熙己卯因再從姪會恩官京師乃復游日下禮部尚書李振裕待講學士查昇皆以為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昇供奉

內廷暇日以禹貢維指進呈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胡會恩之叔也四十二年法駕南巡涇撰平成頌一篇獻諸行在有詔嘉獎召至南書房直廬賜鑲及書扇又御書青年篤學四大字賜之

禁直諸臣咸謂一時之曠典云五十三年正月九日卒於家年八十有二黃儀常熟人篤信古學於經史中地理及各家輿地書靡不究心謂班書地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備著之然非繪圖讀者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玩每水各為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其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圖若環見之不忍釋手嘆曰鄭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顧祖禹無錫人徙居常熟客於釣渚渡依苑九鼎後居膠山黃守中家父柔謙字剛中精於史學者山居贊論一書祖禹少承家訓不事帖括經史皆能背誦如流水性好遠遊足跡遍天下無所遇歸而閉戶著書撰歷代州域形勢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一百十四卷川瀆異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共一百三十卷又用開方法繪地圖一卷名曰讀史方輿紀要凡職方廣輿諸書承譌襲謬皆一一駁正詳於山川險要及古今戰守之蹟而景物各勝皆在所略讀其書可以不出戶牖而周知天下之形勝為地理之學者莫之或先焉世所稱三大奇書此其一也其二則梅文鼎曆算全書李清南北史合抄然合抄本人所易為李書尤嫌疎漏豈能與顧氏梅氏之書稱鼎足哉

張爾岐字稷若自號蒿庵居士濟陽人也少為縣諸生遜志好學工古文詞著天道論中庸論篤終論為時所稱年三十讀儀禮嘆曰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武帝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河間獻王以攷工補冬官共成六篇奏之後復得古經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無師說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戴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日微蓋先儒於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則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尚以新莽荆國為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因鄭康成注文古質賈公彥釋義曼衍學者不能尋其端緒乃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其節錄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義則以意斷之亦附於末始各儀禮鄭注節釋後改名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一篇附於後成書之時年五十有九矣崑山顧炎武游山左與爾岐友善讀其書而為之序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嘗與汪琬書稱爾岐之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又與友人論師道

張爾岐

國朝漢學師承記 卷一 九

書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其為亭林所推重如此爾
歧閉戶著書是以世無知者平生交游炎武之外則長山劉友生樂
安李象先關中李中孚王宏撰四人而已所著書有夏小正傳注一
卷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略二卷濟陽縣
志九卷高庵集二卷高庵閑話二卷春秋傳議未成晚年蕭然物外
不與世接自為墓銘而卒

馬驥王爾齊

馬驥字宛斯一字驄御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謁選在京師用才望
與順天鄉試同考官後為淮安府推官尋奉

裁改知靈璧縣有善政卒於官士民皆哭且號於上曰願世世奉祀
於是得部檄祠名宦驥少孤事母以孝聞穎敏強記於書無不精研
而尤癖左氏春秋以敘事易編年引端竟緒條貫如一傳謂之左傳
事緯凡數萬言又取太古以來及亡秦之事合經史諸子鉤括裁纂
佐以圖攷參以外錄謂之經史分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帝計十篇
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計二十篇三曰春秋十二公時事計七十篇四
曰戰國春秋至亡秦計五十篇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各物制度等
計十篇合一百六十篇篇為一卷其書最精時人稱為馬三代顧炎
武讀是書嘆曰必傳之作也康熙四十四年
仁皇帝南巡狩至蘇州一日
垂問驥所著書

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元板明年四月令人賫白金二百兩至鄒平
購板入

內府同時有王爾齊字襄哉號止庵一號洵齋被絲諸生讀經宗漢
學以為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
之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晉以後蓋荀虞之易亂於王
輔嗣馬鄭之書亡於為孔氏賈服之春秋淆於杜元凱其幸存者毛
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何鄭為主然後參
以六朝唐宋元明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庶乎可矣其論讀史也以
正史為主而旁證以外史如前後漢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國志
外有蕭常續漢書謝陸季漢書晉書外有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北史
宋齊梁陳隋諸書外有許嵩建康實錄新唐書外有劉昫舊唐書范
祖禹唐鑒五代史外有尹洙五代春秋范坰林禹吳越備史句延慶
錦里耆舊傳馬令陸游南唐書宋史外北宋有王禹偁東都事略曾
鞏隆平集南宋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徐夢莘北盟會編葉

紹翁四朝聞見錄元史外有蘇天爵各臣事略凡此諸書皆當參互
攷訂以知其得失亦一時之學者也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東周惕字元奇 惠松鑑

惠周惕字元龍一字研溪吳縣人先世居扶風遠祖元祐徙洛陽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扈高宗避如臨安家湖州生善分爲四支曰四七曰升一曰三八曰小一三八支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塘邨五傳至洪洪年至一百五歲吳下所稱百歲翁是也洪生萬方萬方生有聲有聲生風惕有聲字樸菴明歲貢生與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尤精於詩研溪先生少傳家學又從徐枋汪琬游工詩古文詞既壯既於貧遍游四方與當代名士交秀水朱彝尊愛稱之文各益著康熙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因不習國書改密雲知縣卒於官著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及研溪詩文集子士奇字天牧晚年自號半農人研溪先生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已而生先生遂以文貞之名各之年十二即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爲先輩所激賞二十一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爲乃奮志力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三國志皆能闡誦嘗與各流宴集坐中有難之者曰聞君熟於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遺一字衆皆驚服戊子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兩充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雜工作賦閣學蔣廷錫以華亭王頊齡仁和湯右曾及先生三人對其後己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奉

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得膺

寵命洵異數也庚子主湖廣鄉試冬奉

命督學廣東雍正元年癸卯

命留任二年嘗謂漢時蜀郡僻陋文翁守蜀漢子第就學遣博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二年之後通經者多文體爲之一變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有海陽進士翁廷賓其學品勝校官之職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得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

世宗特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

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丙午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攜旣去粵人設木主配食先賢廣州於三賢祠惠州於東坡祠潮州於昌黎祠元旦及生日諸生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丁未五月奉

旨修鎮江城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奉

旨調取來京引

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戊午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邃深經術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成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商纣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首焉如坐閨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爲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也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說賈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

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掩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衝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五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遠指恆星為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曆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掩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掩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瑟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鍾至小呂為陽裝實至應鍾為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裝實長小呂短黃鍾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鍾長應鍾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均之下徵調黃鍾為宮有小呂無裝實故假用小呂為變徵黃鍾遂之黃鍾宮為正宮小呂遂之黃鍾宮為下宮徵最小而以為宮故為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鍾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裝實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為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鍾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瑟篋孔疎密取則琴瑟之十二律起於中暉籥之七音生於宮孔黃鍾遂從宮孔黃鍾始一上一下終於裝實琴自中暉黃鍾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莫能解也所考有紅豆齋小章詠史樂府及南中集采蓴集歸耕集各一卷入海集四卷時銜錄一卷海內學者稱紅豆先生初研溪先生由東渚邨遷居郡城東南香溪之北郡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相傳白鶴禪師所種老而枯矣至是時復生新枝研溪先生移一枝植塔前生意郁然僧嘗目存為繪紅豆新居圖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和者二百餘人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訪焉因自號紅豆主人所以鄉人稱研溪先生曰老紅豆先生半農先生曰紅豆先生松崖先生曰小紅豆先生松崖先生半農先生之次子也各家字定宇一字松崖初為吳江學生員復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有藏書

日夜講誦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友臨川李紱一見奇之曰仲儒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特稱惠門四子嘗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為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為遠不逮也及學士毀家脩城先生往來京口饑寒困頓甚於寒素遺兩喪不以貧廢禮終年課徒自給甌塵常滿處之坦如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抄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偽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文端公尹繼善文襄公黃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語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而罷歸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傳其略於李鼎祚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篇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為注演其說為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開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傳二篇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為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享於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易其子作亥茲荀爽據以為說讀其子為亥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閱于亥孳萌于子該葉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于亥乾出于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為箕蓋涉彖傳而譌五為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垂於易例其矣謬種流傳北於西漢博士施雠讀其為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亥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皆屈於是施雠梁邱賀皆嫉之孟喜雠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傳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為改師法中梁邱之譜也雠賀嫉喜而並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雠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鄭湛以漫衍無經義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補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鄭湛譏荀爽而周易之學晦鄭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允乎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引夏書惟彼陶唐

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祭告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從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之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卽利正卽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性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感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著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著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稱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曰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禘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禘名禘禮上溯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下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盛生成遂物無疵癘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頌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禘序昭

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廬植禮記注亦云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於古制矣王者觀諸侯或巡狩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觀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禮六宗而觀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觀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卽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神禮亦廢鄭氏知圜丘方丘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此魏明所以所漢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說於書有古文尙書攷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篇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太史公從安國問故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章宏詞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遠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章鄭之遺前修不捨郊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尙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爲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用服虔本證毫爲京之譌暨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甸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有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戾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鄭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邵風俗通稱梁穀爲子夏

門人楊士勛謂受經於子夏按相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凌微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應信注穀梁以為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公按徐卿齊潁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注書言天子廟數乃賻贈禮舍之義述春秋善齊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傳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曰穀梁善於經者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讒無恆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為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棟逸詩可誦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為古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為古語見小問篇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說周書即周志也在釋典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氏之子之雅言明人記之俗儒不言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音以博異聞正俗學又以苑蔚宗後漢書缺略遺誤范書行而東觀漢記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沈張瑩袁山松諸家之書皆亡乃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抄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注十五卷所有撰述如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為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詩焉周易本義辨證五卷太上感應篇注二卷亦經好事刊刻惟山海經訓纂十八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崖筆記二卷松崖文鈔二卷世無刊本又有諸史會最竹南漫錄皆未成書卒於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先生晚年盧運使見會延至刊上如雅兩堂十種山左詩鈔感舊集皆先生手定焉同時與先生友善者沈彤沈大成大成字學子號沃田華亭人有學福齋集受業弟子最知名者余古農同宗良庭兩先生如王光祿鳴威錢少詹大昕戴編修震王侍郎蘭泉先生皆執經問難以師禮事之錢少詹為

先生作傳論曰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蕪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為己有儒林之名徒為空疎臆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

沈彤

沈彤字冠雲一字果堂吳江縣諸生也康熙雍正間何學士焯以制義倡導學者四方從游弟子著錄者四百餘人弟子中惟陳季方陳少章及彤最知名季方工文詞少章精史學彤獨以窮經為事核先儒之異同而求其是為文章不貴詞藻抒心自得而已應博學宏詞科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不入選有人薦修三禮及大清一統志譏敘得九品官取不仕遂歸吳江閉戶治經矻矻終年羣經皆有撰述尤邃於禮著周官禮田考三卷因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故詳究周制以與之辨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積算特為精密又以儀禮古人息其難讀自唐賈公彥後惟朱子李如圭張淳黃幹楊復五人乃專攻士禮著有儀禮小疏惜未成書惟有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士喪禮喪服傳五篇每篇附以監本刊誤卷末又附左右異尚考一篇其說以康成公彥為宗兼采元敖繼公之注然指擊君善者十之七從其說者十之二三耳彤述作矜慎不輕意下筆所著如尚書小疏春秋左傳小疏僅有數十則以視近日士大夫急於成書蹈鹵莽滅裂之譏者有霄壤之分矣其書傳於世者周官禮田考儀禮小疏之外有吳江震澤二縣志果堂集十二卷彤老而無子窮困以卒得年六十有四藩向在京師有夫己氏問子曰叔嫂有服乎無服乎子答之曰據禮經是叔嫂無服也考奔喪云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鄭注雖無服猶弔服如麻祖免為位哭也則叔嫂之服弔服加麻祖免既葬而除無所謂大功也夫己氏出鄭人萬充宗叔嫂有服辨示子大笑曰子墨守鄭學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豈得謂禮家乎充宗之文因晉成祭之說而曲解喪服傳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以證叔嫂之大功而謂康成不能解公彥強為之解予心知其說之謬然無以應也南歸後讀儀禮小疏曰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鄭於上記注云兄弟皆言族親也此兄弟同義故不重出買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總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彤謂此條總結上經非專記其不見者夫之姊妹見於小功